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 御製詩目録 卷二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丹崑

御製題袁燮絜齋集六韻

學為君子儒體用亦相符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燮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具詳宋史本傳邊情言頗悉民務政多殊集中劄子幾及三十首其料敵論邊深得要領而陳民務述治要亦切實可見施行向惟散見永樂大典中今為裒輯得廿四卷雖未必能盡還原書之舊亦可存十之六七因命刊刻以廣流傳大典昔割玉裒編今合珠虛車祛藻繪實地有功夫傳世因在此詩文餘事乎

絜齋集目録　別集類三　宋

卷十五

行狀二首

卷十六

行狀五首

卷十七

墓表四首

誌銘三首

卷十八

廟碑一首
祭文十三首
卷二十三
古體詩五十七首
卷二十四
近體詩一百二十首
附
絜齋集書後一首
臣等謹案絜齋集宋袁燮撰燮字和叔鄞縣

人登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
追謚正獻學者稱絜齋先生事蹟詳宋史本
傳燮初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
磋後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
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績皆可
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生平著
述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二卷其目見
于馬氏經籍攷久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

搜討未獲遂并其人而没之今獨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裒集編次得文二百三十九首詩一百七十七首雖未必盡合原目之數而所存亦云富矣燮詩文淳樸質直不事粉繪而眞氣流溢頗近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政事亦極剴切詳明足稱詞達理舉蓋儒者之言語無枝葉固未可槩以平近忽之也惟永樂大典内于前後二集標識未明無可辨别

謹以類排纂釐為二十四卷而以燮子甫所作後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甫舉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官至兵部尚書以才畧顯亦有傳在宋史中盖能承其家學者云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絜齋集卷一

宋 袁燮 撰

奏疏

都官郎官上殿劄子

臣恭惟仁聖在上涵育羣生無有遐邇同一覆載施惠務從其厚用刑寧過于輕無愧于古聖人用心矣孟軻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

上明效大驗何其速也今陛下求治不為不久而稽其效驗尚爾遲遲何可不思其故歟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强不息故能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明竝日月不遺微小至于今仰之漢之宣帝唐之太宗

雖未極純懿而能勉彊振作興起治功爛然可觀而史皆以厲精稱之亦可謂英主矣陛下視今之治具已畢張乎未乎民生已舉安乎未乎更化以來招延俊彥隨才授職責其成效治具似已張矣而頹綱未至于盡舉宿弊未免于猶在則難以謂之畢張都城之內財貨疏通米價至平閭閻熙熙遠過曩日民生似亦安矣而遠方之民凋敝乎財賦之煩愁苦乎刑戮之慘雖當豐歲猶不聊生則難以謂之舉安陛下尊居宸極臨制萬方

惟所欲為其誰能禦令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為之效猶未至于昭明彰著歲月蹉跎所就止此豈不深可惜歟臣願陛下毋以寬裕温柔自安而必以發强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非精神矣謹所從出出則必行宣布四方無不鼓舞號令之精神也褒一有德而千萬人悦戮一有罪而千萬人悚賞罰之精神也有正直而無邪佞有恪

恭而無媮惰有潔清而無貪濁布滿中外炳乎相輝人才之精神也民間逋欠不可催者悉蠲之中外冗費凡可省者盡節之其源常浚其流不竭財用之精神也將明恩威以馭其衆士致死力以衛其長勇而知義一能當百軍旅之精神也黎元樂其生業習俗興于禮遜五穀屢豐百嘉咸遂民物之精神也明主精神在躬運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豈非帝王之盛烈歟昔我藝祖秉上聖之資當寓縣分裂之際整

齊乾坤如再開闢端門軒豁無有壅閉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哉聖謨此二帝三王所以日用其力者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陛下誠能以藝祖為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矣一元之氣周流磅礴化成萬物日新無已天地之精神也惟陛下省察

輪對陳人君法天劄子

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蒙拔擢寖歷清華每自念無

以稱塞惟有罄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于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為豈真能有益于巳也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于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為法陛下内揆于心其皆與天無間歟抑猶有未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

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為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為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去年大旱之後飛蝗塞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月日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于當世者上干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為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

天德也故君德弱不能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四裔不懾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強豈可一日而弱哉且金人之衰弱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之流遂欲苟安于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適

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北敵西邊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强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寖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彊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于公則天下服出于私則公道廢臯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彦屏去回邪

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言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于湮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于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扶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齒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持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

如天之無不覆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饑困上軫淵衷多方賑䘏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濟糶不能徧及或轉于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讎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寖盛迺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為寒心我朝内帑之儲本為凶荒之備耗于侈用誠為可惜所宜

特發睿斷申敕攸司止絶他費專以救荒為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絶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為天疇咨乎衆舍巳從人所以為聖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

必當有超卓逸羣之彦患國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邊備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有禦敵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為至公是為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于天者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静行此四者易于轉圜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方深爾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詭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

絶上下交相為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説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逺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羣臣爭為歸美之詩極其稱賛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所望于陛下也奉而承之于以

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裨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用人劄子

臣聞君子為陽小人為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為陽四裔為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是故善為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為災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

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
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
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
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粲然如
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
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
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
途漸梗賢者相率潔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為

念者寖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緘默以順為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于用賢其理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霪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于今必不足于後旱涸隨之饑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勢益岌

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金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警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虞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案惇德原本避宋光宗諱作崇德今改從經文）傳亦云進英俊以彊國本本彊則精神可以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震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誰敢

侮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人主易以疎謟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治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金人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為良藥亟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于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聞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玆事為

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奬拔忠賢不啻饑渴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納諫劄子

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為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

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于巳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寛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為天下賀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于是乎姦心寖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于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于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令

不為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法也言雖忤意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于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忠無隱者即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語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裦贈溢于常典榮名冠于西清擢其後嗣寘諸班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

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奬樸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宫闈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壻寮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于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

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于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于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為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于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于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勤于好問劄子

臣不佞四月六日猥以庸陋獲對清光敷陳治道勸陛下以延訪英髦讀畢臣復口奏申述延訪之意謂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于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于是悚然深服聖人謨訓如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贊聖言之簡要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為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答開廣聰明期大有為于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尚如曩時臣竊惑焉豈聖意自有主耶臣聞易之乾曰君子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君德也謂學雖甚富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仲虺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于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以當重任孰可以辨一職孰為人望所歸孰為清議所貶陛下能盡知之乎當今之務

何者為綱何者為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盡知之乎吏貴乎廉而貪濁者衆吏貴乎良而慘酷者繁或催累年積欠鞭箠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羅織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擁兵固有忠于為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于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于閱習者矣而多苟簡者掊克日甚名籍多虚此緩急所以不可仗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

盡知也夫以聖德純茂而于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于清問而已今宰執奏事患臨政雖久而治功未立皆由此也或以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竊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救正歸于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于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訪宰執日益加詳至于從臣之獻納臺諫之奏陳百官之輪對監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

訪究其所蘊必將披瀝肝膽效其忠誠而事無鉅細豈有所不知哉臣又聞皇太子天資英粹率由善道可謂盛德矣而于接對官僚之時亦罕有所訪問蓋非不欲問也其意以為聖父淵默于上而子道亦當爾也臣嘗觀一介之士欲自植立者茍有所疑亦必咨問況主器之重所關甚大而可不以是為急乎此在陛下以身帥之陛下躬好問之誠率之于上而以臣所奏宣示東宮曉然知好問之益每一月具所語官僚問答之語悉以

上聞則智慮日明德業日充誠宗社無疆之休也願陛

下毋忽臣言幸甚

輪對陳人君宜崇大節劄子

臣聞天下有大體人君有大德先其大者而衆善從之

則天下可以大治闇于大而明于小雖乎其致治矣陛

下視今之治效為何如哉以言乎財計則未裕以言乎

兵力則未彊以言乎人才則忠實可仗者寡以言乎民

生則愁苦無聊者衆明聖在上而是數端者未滿人意

如此人皆疑之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論語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乾惟其大所以能首出庶物堯惟其大所以能光宅天下大則足以兼小小則烏能兼大是故君子大之為貴古有言曰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以觀其餘矣夫小節亦豈可略哉葢慮夫君人者安于小而不志于大故抑揚其辭以

恢廣人主之心云爾竊聞近者禁中銀器頗有遺失掌者不䖍加以責罰法當然爾而陛下惻然憫念易之以錫樸素如此可謂儉矣不忍以器物累人俾貪者息心而掌者無責可謂仁矣臣願陛下充而大之自一身之儉充而至于中外冗費靡所不節自一念之仁充而至于四海九州皆歸吾仁豈不恢恢乎其大哉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以羊易之孟子勉之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唐開成之主舉衫袖以示近臣曰此衣三澣矣柳公權箴之曰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則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廼末節爾由是觀之人君于小大之辨可不嚴哉天下大器也唯大君能舉之伏惟陛下恢洪志氣無自菲薄篤信聖人之言力行先王之道立大規模成大功業以隆我宋不拔之基豈非大君之所為哉古人恥君不及堯舜事中常之主猶欲引于當道況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足以與古帝

王匹休而猶有未及為者此臣所以發于中憤不能自默也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惟陛下自强不息日進無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結人心劄子

臣聞保邦之策其威聲在備禦其根本在人心人心有膠漆之固則國勢有嵩岱之安何憂乎外裔之不服何慮乎姦雄之竊窺此保邦之善策也夫所謂結人心者當如何哉孟子有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

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政令行乎上而欲惡因乎民無所攖拂豈有不感悅者哉感悅益深則根本益固矣陛下視今之生靈果皆樂其業乎今之政令果皆便于民乎朝廷之意未嘗不以忠厚為主而奉行之吏往往多以苛刻為能園田再給畝輸千錢未為過也然歉歲糴價翔踴則輸錢為便豐年粒米狼戾則輸租為優今概取之已不樂矣況既輸錢中都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肯服乎楮法之更敢減落者

沒入貲產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減落而遽繩以法已摽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觖望能無怨乎罪罹于法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以為利逋負官物責之償可也或赦令已蠲而督趣不休秋苗之斛面日增關市之征稅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民所不欲而日夜施之財匱于下無以相養能不渙散乎陛下毋謂京邑之内民物熙熙可以為慶當知自此而往駸駸不如誠為可憂我太宗皇帝甞因觀燈御

樓美京輦人物之盛宰臣吕蒙正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都城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視近以及遠先正大臣規正人主愷切如此臣愚亦望陛下樂聞忠言以廣視聽如是而為民之所欲如是而為民之所惡靡不知之然後肆頒明詔誕告萬邦政令之不便于民者更之官吏敢為民害者去之逋負之不可催理者蠲之枯旱之久濡以甘雨豈不足以悦人心召和氣而洽隆平之化哉前日之嘆息愁恨今

日之謳歌鼓舞在陛下一轉移之間爾人心既固國勢日張孟子所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驗于今日矣昔皇祐中范鎮建言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備雲南莫若寛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此至論也惟陛下亟圖之

輪對陳人君宜達民隱劄子

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救之最切洪惟我藝祖有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者蠲其租勿俟報蓋慮其稍緩有拯救不及者嗚呼可謂至切矣仁宗明道中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昧草者仲淹擷以進御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案范仲淹年譜事在明道二年八月）其言切矣而不以為忤豈不曰民之艱食因人主所欲急聞者

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足以傷財而害民此
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今陛下躬行
儉約誠心愛民同符于藝祖匹休于仁宗矣然不知黎
庶之疾苦果能盡達于冕旒之前乎近而京輦米斗千
錢民無可糴之資何所得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
數人斃者遠而兩淮荆襄米斗數千强者急而為盜弱
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隆
冬或以凍死遺民氣息僅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

乎淮西漕臣目其饑羸困斃之狀摹寫為圖覩者無不愍惻不知亦嘗進御如范仲淹之進烏昧草乎陸贄有言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深譏當世奏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寬仁監司郡守固宜皆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詢之使閭閻纖悉之情畢達于几席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父母斯民之意篤矣臣聞古者制國用必于歲之杪曷為其必于是時也五穀多寡歲終畢見可量入以為出歉歲用

度非豐年比故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支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嗷嗷仰哺方切坐視則不忍賑䘏則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為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側聞去冬陛下臨朝深以得雪為喜而又軫念饑民之寒更糴為濟以直給之聖意切矣臣願陛下更推廣之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恵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

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詳毋失之略庶乎恩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周世宗五季之君爾猶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解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其撫摩涵育有所未及乎民困極矣惟速救之豈獨生靈之幸實宗社之幸取進止

絜齋集卷一

絜齋集卷二

宋 袁燮 撰

奏疏

輪對建隆三年詔陳時政闕失劄子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五日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闕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寃濫百姓疾苦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不候次對

臣聞國家之務有緩有急急者宜先緩者宜後不可易也苟不明乎先後之序而緩其所當急譬之拯溺救焚而欲從容以待之其能免于焚溺乎太祖肇造區夏虚懐聽納凡轉對臣僚必欲指陳急務且許非時上章聖訓如此當時羣臣誰敢以泛泛不切之語上瀆天聽哉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聖如堯舜不可復加矣而不過乎急其所當急然則緩急之序其可紊乎今天下之務固有甚急

者矣而羣臣進對者不能盡遵皇祖之訓或陳不急之務茍塞一時之責是誠何心哉爵祿之念重指陳利害或與時忤有妨榮進不若姑舉細故下可以計日俟遷上可以不次拔擢自為身計不得不然操是心以事君豈得謂之忠臣哉惟其言不盡忠所以刑獄之冤濫百姓之疾若凡事關急切者明主不得以盡知且夫人命至重贓殺不辜漢法甚嚴雖張敞之才不免罪廢今仁聖在上而牧守苛酷或罪不至死輒行腰斬或盜不盡

獲誅及主將輕蔑朝廷專恣無忌此藝祖所謂刑獄寃濫者陛下亦聞之乎吾民困于征斂非一日矣而近年尤甚已放而復催已輸而復納刻肌及骨無所赴愬此正藝祖所謂百姓疾苦者陛下亦聞之乎北方大擾羣雄竝興中原遺黎皆欲相率以歸我納之則未有供億之資拒之則失其歸嚮之意所當深思極慮求兩全之策而江淮帥臣敢行一切之政所在張榜流民竝與約回盜賊竝行勦戮夫慕義來歸不過此兩項爾而拒絶

如此之嚴安得不怨古人有言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使北方之民皆與我為仇敵皆將致死于我不知吾之帥臣將何以禦之力不能禦茍為所勝則江陵不固而呉蜀斷而為二豈小故哉此正藝祖所謂事關急切非時上章者陛下亦聞之乎臣願陛下申嚴藝祖之訓凡轉對臣僚惟急務是陳敢有循襲舊態毛舉細故者黜責一二以勵其餘則佞諛之風變而為忠鯁矣北人來歸嚴于拒絶事關安危不可不審

欲望明詔大臣廣洛博訪求夫策之至當有安而無危者此今日最急之務也惟明主亟圖之

輪對乾德三年内庫金帛用度劄子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時厚斂于民乃于講武殿後别為内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至景德四年十月真宗謂羣臣王旦等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内庫太宗改名内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平判

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所費巨萬皆出于是不取于民

以陳彭年所撰内藏庫記示之

臣聞傅說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朝之有内帑所以為軍旅凶荒之先備也歲月愈深則儲蓄愈富自太祖肇始至于太宗財貨山積每千計用一牙籤記之名物不同籤色亦異制敵救荒之具沛然有餘此眞宗所以形于嘆美也今陛下躬行儉約崇尚樸素雖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以過此不知内

帑之積足以為兵荒之備否乎聞之道路陛下宫中用度比之先朝僅及其半此節儉之至也不知所節之財皆歸諸内帑否乎七八年來東内無供億之費而房廊宫莊之入無異往時大農不得而預也不知悉輸于内庫否乎淳熙間臨安守臣始以羡餘緡錢為獻每歲十萬復益之每季一獻遂至四十萬皆入禁中以充博弈之用此乾道以前之所無有也陛下游心淡泊不邇聲色宫掖之内無復此樂不知此四十萬緡復何所歸乎

如使此等錢皆歸内帑日積月累財計安得不裕神宗元豐中所儲羨財凡三十二庫較之三朝又過之矣神宗志在有為所以先為之備不得不然也陛下可不鑒觀于此哉金人衰微行且滅矣金亡之後羣雄紛然皆與我為敵國而吾所以待之者亦惟曰和戰兩端而已與之戰乎安得兵力如是之勁與之和乎安得歲幣如是之多此誠未易處也然則今日之内帑其可不汲汲為緩急之先備哉藝祖嘗言北人精兵不過十萬我以

二十絹易一首級費絹二百萬而北裔盡矣偉哉英姿雄略經畫大事如指諸掌惟其先事而有備也陛下當今日可為之時誠能講求乎可為之具亦何向而不濟此内帑之儲所以不可不愛惜也抑人有言累土可以為山何者積之使然也又曰江海不能實漏巵何者有所自洩也故儲蓄則為莫大之利而滲漏則為莫大之害謹其隄防明其要束常如先朝之時則内帑之豐亦當無異于先朝矣惟聖主亟圖之

輪對咸平元年彗出營室北劄子

咸平元年正月甲申有彗出營室北三月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上謂輔臣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暇逸今彗出甚異奈何宰臣呂端等言變在齊魯分上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參知政事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卻妖矣丁酉彗滅

臣聞人主克謹天戒凡有災異皆當恐懼修省益修厥德豈有此疆爾界之別耶譬之人有疾病或發于頭目

或發于胸腹或發于手足雖所在不同皆吾身也其可或憂或否乎彗者除舊布新天之大變也分野之說古雖有之然通天下一體齊魯之災即京師之災也庸君姑以分野自寬聖主則惟災異是懼真宗自謂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可謂聖君之謨訓矣昔宋景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今真宗畏天之言深切著明如此其感悟宜如何自甲午至丁酉甫三日爾而彗遽滅天人之感通豈不捷哉聖主遇災而懼同符周宣而陰陽

占驗之語猶曰某分某野不無避忌此乃諛悅之言不可不察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聽諛悅之言諛言進則正論息矣惟聖主審思之

輪對熙寧三年太白晝見劄子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監言太白晝見距九年冬數出晝見占者以為主兵而河湟湖南安南用兵茲其應也

臣聞夜則見晝則伏不敢與太陽敵星之常也當伏而

見與日爭明失其常矣故其占主兵兵戈將動于下則金星先變于上吁可畏哉我神宗皇帝憤北方之彊故先從事于西戎所以斷匈奴臂也于是乎復洮岷克梅山降木征而南則有交州之役兵連而不解金星晝見之應昭然不誣自陛下踐阼以來星變屢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歲之甚者蓋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歷五旬晴必晝見前代之所無有史策之所不載有識之士深為國憂之陛下誠心畏天每遇水旱減膳

徹樂憂形于色引咎責躬齋潔致禱凛乎有淵冰之懼今而星變異常其占主兵乃疆埸將擾事變方殷之兆也而九重之上晏然自若不以為憂何哉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金星晝見之久可謂怪異矣此乃天心仁愛陛下欲出此大異以警懼之也而陛下曾不以為虞迨夫傷敗之至雖悔其可追乎

臣仰觀乾象俯察人事竊料今日之勢雖欲幸其無變
而不可得夫既不能無變而吾之將帥則庸懦師徒則
畏怯財用則匱乏藩籬則疎漏其果可以應敵乎將擁
兵于外而專事交結多方掊尅以充苞苴軍人愁苦無
聊而主將恬不加恤名曰教閲未始頒賞無以激厲誰
復振作以不教之卒而使之戰鬬則有望風遁逃而已
此今日之大弊也自古名將守邊其財皆得自用以勵
士卒則人人慕賞爭自奮于功名以遣間諜則冒死不

顧密窺敵之動息太祖之任邊將得此道矣中興之初岳飛韓世忠之流皆有不可勝用之材此所以能擒敵而制勝也今之任將毋乃與此異乎城壁之經營固所當務也而板築竝興則恐力有不及不若擇其至急者先之合數城之力以築一城則無患乎不堅合數城之兵以守一城則無患乎不足他日或有遺力則又築其次急者至于公論皆以為可緩者則姑已之昔者漢惠帝之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

長安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隷二萬人城長安五年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長安城成夫以漢家全盛之時築一城易事爾而三年之間三興大役始克為之今邊方單弱如是而乃欲于一二年之内辦集兹事其可得乎力既不及飾辭罔上勢所必至其可恃以為固乎臣所謂藩籬疎漏者此也陛下誠能因此星變慨然發憤大修武備將帥也師徒也財用也藩籬也皆大變于前日則可以待不虞矣不然固

未知其所終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心惟聖主察之

輪對紹興十一年高宗料敵劄子

紹興十有一年二月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金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金戰故敵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金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其渡江亦不敢來後卒為上

所料

臣聞英主之興所以能折服彊敵尊崇國勢者惟其經營處置得其要而已捕鱣鮪者必以網罟捕虎豹者必以陷穽設之于此而使鱣鮪虎豹墮其術中則足以制其死命矣高宗之制勁敵用此術也金人既陷壽春乘勝進兵衆人皆以為憂而高宗曾無懼色豈姑以是安衆心哉蓋先事經營多方布置至嚴至密敵或迫江則王師皆尾其後彼雖兇彊豈敢輕舉妄動而送死于我

哉高宗之制敵可謂得其要矣今日金運既衰蒙古方盛聞已提兵渡大河圍陳蔡攻潼關金人之勢益蹙其亡指日可待則是朝廷所當熟慮者非金人乃蒙古也方興之勢精銳無敵豈可不豫為之備誠得中興諸將分布于江淮襄漢之間委之閫外聽其所為或衡其胸或擣其脊或擊其左右使敵人躊躇四顧而不知所出則吾可以必勝矣雖然良將未易得也採之于公論公論之推必人材之傑然者也紀律必嚴教閱必精方畧

必審威聲必震而何患乎大功之不集哉竊聞今之邊防疎略未備守禦諸將多不得人而蒙古之勢駸駸將逼甚可懼也經營布置能如高宗則亦可以如高宗之不懼矣惟聖主亟圖之

代武岡林守進治要劄子

臣一介庸愚寸長無取誤蒙陛下拔擢付以邊壘伏自思念無以稱塞夙夜兢惕靡敢遑處今玆獲造闕廷咫尺天顔平生管見得以效其萬一天下大務固非疎逺

小臣所敢僭議然聖明在上千齡一遇而不能以此時罄竭愚忠仰酬天造則臣之罪大矣臣自待次累年屏伏田里因能究觀古今頗識興衰理亂之故嘗以為物有綱領事有管攝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惟其要而已為治而不得其要則艱苦而無成論治而不舉其要則散漫而無統是用述所聞誦所學作書十篇名曰治要其目曰一代之興自有規模書稱成憲詩歌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作遵法言路四闢則下

情無壅于上聞作求言捜選不遺則賢能爭奮于巖穴作舉賢民者邦之本也固其本則邦寧作安民風俗國之脉也其脉不病雖瘠不害作正俗官所以治事也在得其人毋取于繁作省官兵所以衛國也貴其可用徒多無益作省兵官與兵省而財不匱矣作裕財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作恤刑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古之善經也作制敵臣之區區雖不能盡知天下之利害然蚤夜以思妄論天下之要務無出于此十者位卑而言高

何所逃罪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萬幾之閒特賜省覽儻有可采裁而行之豈惟少裨聖治而微臣遭逢聖代死且不朽矣取進止（案原目十篇今缺來賢安民恤刑制敵四篇又省兵裕財二篇僅有數語缺文亦多今無可攷補）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溺于卑亦不可以過于高自三代而後類皆趨近效而無遠圖以為吾紀綱粗張法度粗修民生粗安斯亦足矣豈必建宏遠之規模而成帝王之極功乎是之謂溺于卑間有英銳之主謂治效

不當如是之瑣瑣也乃慕高遠求諸上古必欲蕩蕩巍巍之治復見于今志則大矣而其效邈然是之謂過于高夫溺于卑者固不足論而過于高者徒勞無益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家法規模于開創之初持守于太平之日後世子孫遵而行之自足以治豈必慕高遠而求諸上古哉繩祖武者可以安天下由舊章者可以固王業紛更高皇之約束雖嘉唐虞樂商周而無益也得失是非黑白較

然則當今之務宜將安取臣竊以為治要所在惟我成憲是訓是式則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在昔五代之際四海殽亂民用不寧上帝憫之生我藝祖以神聖英武之資首攘姦凶光啓洪業王道廢而復興人紀亂而復正規模廣大傳之無窮列聖承之靡所更改此我宋帝王之業所以與天無極者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舍祖宗何法哉今夫有一家者乃祖乃父規模于前為子孫者猶必世守之況以天下之大神聖之所建立哉蓋我祖宗

之御天下道德仁義以為之本法制紀綱以為之具其更事多故其燭理明其為慮逺故其立法密損益前代斟酌事宜根本乎聖心發揮乎事業坦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百聖而不慙建諸天地而不悖如大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如文武之有謨有烈以啓後人也聖上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固甞御經幄命儒臣進讀寶訓繼以正説所以繩祖武由舊章者至矣盡矣臣復何言而臣聞之李絳曰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方

憲宗慨想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烈而李絳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願吾君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且臣聞之有遵法之君要必有奉法之臣唱焉而不和則治道闕矣夫崇寬大而本忠厚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失之嚴刻裕州縣以寛民力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厚于取民其餘庶事惧或皆然則大有戾于祖宗之訓是豈吾君之心哉要必致察于此使中

外臣子罔不惟成憲是守斯可矣臣所言者凡十皆治要也而以遵法冠于篇首則尤其要者行之以一則是九者無所不合豈不復見祖宗之盛乎漢魏相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具漢興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相豈不能遠取前代顧以為由漢之治自足以致治云爾由是言之論治道于今日者亦奚必為過高之說哉案以上遵法篇

臣聞下情之通塞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天下如人之

一身血氣周流則可以久安而無疾上下交通則可以常治而不亂昔者先王欲通其情而憂其不能自達也是以求之甚急上自公卿大夫服休服采無不可諫雖百工之微猶各執藝以諫初未嘗設為定員也庶人謗于道則庶人有諫商旅議于市則商旅有諫猶懼此心之未孚也于是有諫鼓有謗木有進善之旌又懼夫勇者雖諫而怯者或未能也則為之法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原本避宋太祖諱作不正今改從經文）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儆以不

諫之刑古之人豈求夫從諫之美名哉亦惟曰鯁切之不聞則幽隱之不達人主深居九重而海内是非利害之實莫能周知此非小故也破崖岸去邊幅虛心以求之和顏以受之猶懼忠告之不至而況拂抑之沮遏之使不得盡其情歟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為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惲而削其半故上達纔一二未嘗不深悲之夫以忠言進于君此亦臣子所當然而乃蓄縮畏忌一至于是此無他順從則

利隨違忤則害至利害之心勝故其勢不得不畏非彼自畏也雷霆之所擊萬鈞之所壓不能使之不畏也夫使臣下有所畏而不敢言則諂諛相師寖以成俗而人主不得聞其闕失矣宮禁之崇深等級之遼絶耳目之所不及者雖至大之事迫切之情且不得而知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伸乎昔我祖宗之際詢訪羣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轉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諫列因循或下詔而警之臣有忠言

或漆匣而藏之非止在廷之臣得以盡規也雍丘一尉妄言嬪嬙布衣皂囊書辭狂悖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護養風俗類皆以犯顔敢諫為忠至于濮議新法之起爭之者雖以罪去而繼之者其言益危彼獨何恃而不恐哉意者舍已從人從諫弗咈其風聲氣習固應有是耶比年以來饑旱相仍星緯失度天災時變如此可言者亦衆矣而中外臣庶能奮不顧身以忠言劘上者罕聞焉此豈有所畏而不敢哉抑有由焉蓋自中興

之初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嚴用刑罰以鉗不附巳者之口偷合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相繼急聞切直而士氣猶未伸也動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氣使其心奮發不能自巳者其必有在矣夫瑰奇珍怪產于遐方異域人皆得而用之事固未有不求而得求而不得者雖然求言易從諫難古所謂從諫者非徒求之謂也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斯其為聽言也末矣惟知人臣進諫之難而樂聞過失虛懷以改庶乎

忠言罄竭而下情畢通是則求言之實也（案以上求言篇）

臣聞風俗之弊有可以復返之理患為政者不能以是為急爾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世每以是為急而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則因恬而不知怪是何急于彼而緩于此也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一日不治其害立見而風俗所在雖有不善未為深害也見其可緩之形而不見其不可緩之實培養之不加而縱尋斧焉廉恥日喪忠信寖薄頹靡廢闕以至于不可收拾嗚呼風俗國之元氣也

元氣楞然則身隨之風俗既壞則國從之雖秦之强隋
之富而元氣不存則危亡可立而待是果可緩耶昔者
先王知其甚急也是以省觀風俗苟有不善則切切焉
以為憂陶冶作成必使粹然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
為吾代天牧民勿使失性其職當如是也古人以是為
急務而後世則忽之教化不明而質樸日消此亦無足
怪者我國家列聖相承美化流行習俗丕變既與古匹
休矣而審觀詳察則尚有所當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

成風也末習之好而去本寖遠也富者競為驕夸貧者傾貲效之歆艷以成俗侈靡以相高旦旦伐之而本真微矣臣觀漢文帝以敦樸先天下而海内望風成俗翕然化之唐太宗戒靡麗珍奇之好而當時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夫此二君者其道徳未純于古也躬行于上而俗移于下源清流潔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聖上清心正本無他嗜好乗輿服御一切减損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求諸習俗未覩其效意者躬行雖力而法制猶未

備歟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宮室藻繪之飾器用雕鏤之巧被服文繡之麗極侈窮奢蕩心駭目公卿大夫之家婦人首飾動至數萬燕豆之設備極珍羞其侈汰如此及從而問其然則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極古人所以原本樞機者在是而靡麗爲甚來者無所取則亦惟末習是效故近歲以來都邑之侈徧于列郡而達于窮鄉此豈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澤有言驕奢起于親貴綱紀亂于寵倖制之于親貴則天下從禁之于寵倖

則天下畏我眞宗時銷金服飾其禁嚴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絕故内則自中宫以下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禁布于天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上恭儉之化形于宫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慮夫貴戚大臣之家有漸于薄俗而侈靡相尚者法禁之行當自是始行于一二以勵其餘而風俗可移矣古人舉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寛于貴戚大臣而急于士民之家則人不服

何者彼固以爲吐剛而茹柔也躬行以爲之本法禁以爲之具而行之自貴戚大臣始貴戚大臣既正則遠近莫不一于正此則正俗之要也以上正俗篇

臣聞唐虞官百夏商官倍成周六卿之屬三百六十建官如此之簡也夫其建官之簡宜其庶事多闕而至纖至悉靡有不舉夏商之制臣不得其詳而成周之制則有周官在今可覆也自衣服飲食之微羽角荼炭之末陰陽巫祝之技至于鼁黽之去蠹物之除妖鳥之射類

有職掌而當時不病其冗也古之制官因事而設理之所不可無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所謂天者豈遠于人乎即理之所當然者是矣有是理則有是事即有是官設官分職惟理所在則雖繁而甚簡何者理盡而止不容有贅焉者也三代而上公卿百執事之職一定而不可增損達此理而已矣兩漢而下建置漸繁至隋唐而尤甚體統不明官職紊亂于是乎省官之議興焉夫當流弊既極之後豈可無變通之術而所謂

變通者未易言也省之而得其道則人心帖然誰敢不服省之而悖于理則怨謗四集未能革弊而人心先不悦矣此不可以不深察也昔張延賞嘗省官矣而道路訾謗柳仲郢亦嘗省官矣而議者厭服省官一也而人心之應乃爾不同此無他延賞不得其道而仲郢能當于理故也在理不可不省而人心皆以為當然何為而不服哉省官之説在今日誠不可緩而理所當然者不可不講也某局事至簡也而官猥衆省之可也某局事

至劇也而官亦多勿省可也或出于先王之所創立或出于末世之所建置當因則因當革則革概之以理可也舉事以理而私意不行焉則人心必服雖有不服者事久論定而亦從之矣雖然此猶其流也遏其流不若疏其源今日之官所以冗豈非所從入者太多乎即其所從入者裁節之此所以疏其源也昔藝祖之法自臺省六品五品諸司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而仁宗之世則損其數至于神宗之初宗室袒

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任夫聖人豈樂此矯拂人情哉葢曰此而不節則來者日衆官不足以處之而日益冗矣紹興之初以一官而兼數職今也以一官而分數人閒曹冗局可省者衆推求其端何以至此近者聖斷赫然自宰執以下任子無不減損固已疏其源矣持之至堅確乎不變可也延閣秘殿之職任子之自出者勿庸輕授可也戚里恩澤之濫可損者損之府史胥徒之員可汰者汰之凡無益于國而坐縻廩禄者

省之又省而冗官之弊革矣夫舉事而咈人情固聖人所不為惟理所在而能疏其源則其弊自去而人不驚又何以至于怨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臣以為省官之方要必出于此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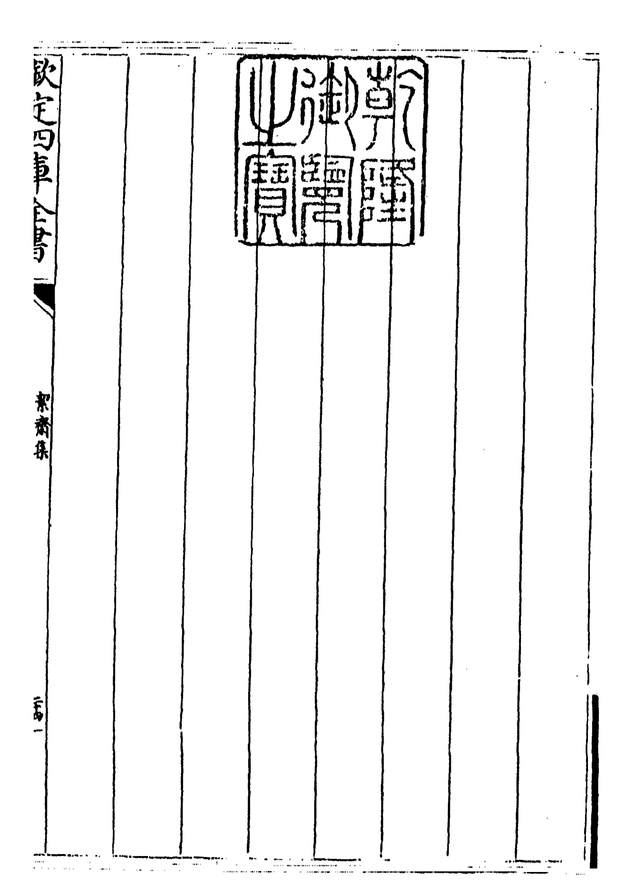
桼以上省官篇

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强

桼以上省兵篇

冗官之未省冗兵之未汰皆不可言政事此蠹財之大者也

桼以上裕財篇


乾隆御覽之寶

絜齋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張丹崑

絜齋集卷三

宋 袁燮 撰

奏疏

論立國宜正本劄子

臣生禀惷愚不識忌諱每思古人有言事君有犯而無隱此臣子之職也況叨論思獻納之列尤當以是為職者乎臣聞天下猶巨舟也漏焉而窒之斯不溺矣天下

猶大厦也敧焉而扶之斯不傾矣陛下視今日之勢安耶危耶強耶弱耶如其安且強也雖方盛之強鄰猶嚮風而慕義今者蕞爾殘敵猶敢肆其憑凌則中國之不安不強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敧而不扶則將若之何此臣所為夙夜懍懍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臣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糅忠讒竝進則人主之勢孤夫以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共戴之以為君可謂不孤矣然忠臣良士助焉

者寡又豈能獨運天下乎昔嘉祐中張昪為中丞彈劾不避權要仁宗勞之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對曰臣樸學愚忠託身睿主不可謂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仁宗為之感動嗚呼一言悟主于斯見之可謂至忠至切矣陛下觀今日在廷之臣其皆赤心而謀國者乎抑亦有持祿養交者乎君譬則腹心也臣譬則手足也一體相須休戚利害靡不同之國步方艱當求所以康濟之策國威未振當思

所以恢張之道痛心疾首莫敢遑息人臣之義也今也不然惟靡曼是娱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相與恬嬉而已赤心謀國者固如是乎賢才之于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奇偉卓犖難合自重之士尤當極力推挽俾為時用人臣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乏人而挾私害正亦或有之合于己則掩覆其大過異于己則指摘其小疵毁譽發于私情而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

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京輦之下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怪旱潦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為非導諛貢佞偷合苟容以梯媒寵祿而已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此其二三節目爾其餘宿弊人主之所當急聞而人臣之所以不敢盡言者殆未易悉數矣夫所為不敢言者蓋言之則大拂人情非所以養交其交不固又非所以自安也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

乎今夫一介之士利害止于一身猶以寡助為戒必求切磋之交況于人主宗社安危所繫非輕苟非多助何以為國今日之深患也雖然挽而回之豈不在我伏惟陛下發自宸衷大開言路樂期于治病而不嫌于苦口言取其有益而無惡于犯顔惟眞才是用惟公道是行如天地之無私于覆載如日月之無私于照臨聖明當陽賢俊布列翼之衛之共圖斯世國勢既已安强皇威自然震疊區區殘敵不稱藩面内則殄滅無餘又豈能

為中國之患哉古語有云正其本萬事理臣不勝惓惓

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國家宜明政刑劄子

臣近者伏覩陛下肆頒明詔撫諭軍民具言我直金曲

兵應者勝于以開曉人心振作士氣可謂義舉矣然臣

竊謂事有樞要物有根本未有國家不治而可以排難

折衝者故孟軻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能

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吾國家之政刑其皆明乎抑猶

有未明者乎臣愚不肖蒙陛下拔擢寘諸論思獻納之列而隱情緘默非忠臣也用敢以今之政刑猶有未明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安危有存亡關乎安危猶可言也關乎存亡不可諱矣人孰不知存亡之分至為可畏惟辨之不早耳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不甄拔高爵重禄與之不靳宜其如穀粟之必可以療饑如衣裘之必可以禦寒也而致其績效邈焉未見國勢寖弱敵心遂啓陛下知其所以然

乎則以今日所用之才非不衆多而眞才則寡爾似奮
發而實怯弱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于仁義而
汲汲于榮禄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
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歸然舉世推重者
矣分閫瀘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設施
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中外者矣宜還天朝增
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
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此其政刑未明者一

也臣聞邦以民寧民以財聚培植加厚則咸安其業朘削無已則不樂其生今日吾民之困甚矣征斂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再納逋負日積而已蠲者不免復催有追胥之擾有鞭箠之嚴惟命是從民財安得而不匱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腆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甚焉見得忘義習以成風于是乎昔日優裕之郡今皆凋敝矣昔日歡樂之民今皆愁嘆矣九重之邃其亦盡知之乎閭閻疾苦不徹

于冕旒之前官吏貪殘自肆于法律之外虐我黎庶邦本傾揺而罕聞有所譴責此其政刑未明者二也臣聞王畿者天下之本京邑者王畿之本古昔令王雖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于王國尤厚所以固其本也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其故何哉葢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自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比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嗷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之所必至

也抑又有因循而未草者淳熙中京邑守臣别進禁中緡錢歳以十萬計後復增之一季至于十萬每歳凡四十萬先朝全盛之時炎興隆乾之際未嘗有此今何所從出多方督促先期進獻假酒本以充額數米麥之直償不以時商人咸怨來者益寡酒政既隳榷酤不售何以助經國之費哉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此其政刑未明者三也臣聞朝廷之上一舉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

罪所當重而輙輕之禁所當嚴而輙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姦之意乞斬一世儒宗此等惡名百世不磨衆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之安在其為公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甚嚴罪至鞭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忌今春始嚴于法而仍薄其罪追止一秩貪鄙恃利之徒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為易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往往倩人為之厥費不過千緡而終身可以禄仕法非不究之而官司具文迄無實效夫

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于九鼎姦諛竝進輕于鴻毛政具廢而不行惟此横暴之徒重為民害浸淫不已則存亡繫之矣豈不哀哉此其政刑未明者四也臣聞赦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聖人懲惡之意甚嚴夫亦察其情而已矣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捍患難守城壁者亦不為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乎今已漸録矣而未有所任使頃歲亦有自朝士出守盱眙

者經晝有方功效漸著俄以罪見斥邊人深惜其去臣
竊以為臺諫風聞斥其罪而罷之公也明主念其勤勞
赦而用之亦公也各有攸當兩不相損復何疑于此乎
至于選鋒統制誑北人之來歸僞受其降掠其貲實而
縶以遺敵投諸死地絶中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
之所不赦而晏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乃太寛乎此
其政刑未明者五也若此之類尚多有之夫政刑茍明
强大之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敵不可忽今我雖

率道而邊臣不體聖意驅其窮之就食者而饑民無不我怨戮其慕義來歸者而豪民無不我怨金雖微弱然能招羣盜而封爵之赦叛臣而復用之亦不為無謀矣鼓率羣怨有所侵越何以待之嗚呼處今之世何可一時一刻不以邊事為念乎當宵衣旰食坐薪嘗膽之時而優游泮奐若四方無虞之日從容拯溺揖遜救焚禍至無日矣可不畏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陛下清心寡慾早朝晚罷不以聲色貨利汨亂其聰明亦可謂

無怠無荒矣然古人之所謂無怠無荒者殆不止此事所當為不亟為之即怠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為帝之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為王之顯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無一日不熟議邊事無一日不延見廷臣合衆多之智謀求經濟之籌策掃除姦蠹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强威聲震疊而敵無能為矣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可謂一代之傑然買詡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國之善蓋軍國無二

道長于治國乃所以妙于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蓋如此惟陛下急圖之取進止

論修戰守劄子

臣區區愚忠二月三月獲對威顏具陳正月雷雪非常之變宜益修邊防為戰守之計臣非敢為此臆說也按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書之又臣恭覽國史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丁亥風雷

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澈殿中御史陳俊卿皆以為陰盛陽微外裔窺中國之象是冬金亮果提兵大入今殘敵衰微雖非亮比而雷雪作孽無異曩時臣所以不得不先事言之累月以來淮襄間幸稍寧息然其心變詐萬端安知不養力蓄鋭伺隙而作乎蜀被其害所過為墟雷雪之變既昭然矣秋冬之間又將若之何夫備禦有素雖强大之敵不足多畏苟安無策雖僅存之國亦能肆毒而或者之論則曰我朝兼愛南北間不免于

用兵而終歸于和好今亦和而已矣豈必他求臣以為不然曩時金人去中國甚遠糧運難繼故不敢輕動而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于我利茍在焉猝焉而至豈復顧盟好哉不可一也汴都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為駐足之地首犯浮光肆及襄漢駸駸以至蜀觀其志願非專為歲賜也彼無求和之意而我强欲與通和大有邀索何以堪之不可二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界而犯順之兵亦以

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輸轉之費生券之費猶自若也夫何省之有不可三也忠義之流排難解紛實賴其力既與敵為仇矣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倒戈反噬莫與為禦不可四也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不可五也推此以往其不可者尚多有之夫既不可和則計將安之曰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苻堅雖强晉不少屈而卒成淝水之功何獨今日欲通好歟

毋溺于宴安而常軫淵冰之慮毋樂于順從而急聞藥石之言思天變之可畏懼國勢之將危無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恥選擇將帥如恐不及練習士卒常若寇至而絕口勿言通和此則帝王之雄略也嗚呼財用未足兵力未强姑從和好似為體國以通和為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之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辨是乃久安之策然則臣之愚忠為國慮也深矣雖然謀之寡不若謀之

衆臣願陛下肆頒明詔博謀羣臣凡可以制服敵國者畢陳于前而擇其至當者亟施行之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至于庶人蓋所以廣其聰明也庶人猶且及之而況在廷之臣乎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論弭咎徵宜戒逸豫劄子

臣聞洪範之有庶徵古人所以明天人貫通之理也于休徵則曰哲時燠若于咎徵則曰豫恒燠若何謂哲明于是非之謂也何謂豫安于逸樂之謂也時者當其可

之謂恒者過于偏之謂人主明于是非有如黑白必能
憂勤政治必能總攬權綱賢必任而不貳邪必去而勿
疑利于民者必能興之害于民者必能除之和氣所感
嘉祥必應此時燠所以順之也人君安于逸豫昏而不
明窒而不通舒緩而不肅寛柔而無斷朝廷之政事不
能自有所施設天下之人才不能自有所進退國無定
論人有離心乖氣所召災患必作此恒燠所以應之也
天人一理隨感而應可不畏哉陛下臨政圖治不為不

久而和氣有未充災異猶未弭去年久旱河流斷絶種麥未及而田已揚塵不可復種矣人皆憂之曰他日其可接食乎祈雪未應人情皇皇又皆曰疫癘其將作乎螟蝗其將熾乎恒燠之爲害如此至于冬深雨則降矣而麥猶未出雪已作矣而移時即止是恒燠之流毒猶未歇也陛下早朝晚罷不徇于貨色不盤于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此豈可不推原其故歟以臣所見所謂逸豫非必貨色遊田之謂當邊烽未熄戎事方

殷之際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必能用宿弊未必能革駸駸焉日入于頹敝之域軍民愁怨無所赴愬茲非逸豫之所致歟病已深矣事已迫矣汲汲圖之猶懼不及又可悠悠乎毋以嘉祥之略應為喜而以餘災之猶在為懼肆頒明詔引咎責躬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絃易轍勇于必為人主作興于上人臣震悚于下無敢驕奢無敢耽樂朝思夕慮翼賛明主同以宗社生靈為憂何患乎災異之不消乎臣聞人主患無其

志不患無其功竊觀陛下天資之粹美聖德之純茂足以冠羣倫足以恢遠略所以每獲面對未嘗不陳二帝三王之道每侍經幄未嘗不進憂國愛民之言誠願陛下勿自菲薄恢張志氣卓乎如古大有為之君今日恒燠之災人皆以為逸豫所致臣日夜憂思不知所出何者逸豫之失人主之大戒也區區殘敵假息僑寓我有其備何患不克若因循縱弛無奮發之心而專以自守為説守不能固寖微寖弱而遂至于通和則大事去矣

無可言者矣堂堂大朝而委靡至此可不痛哉此臣所以惓惓而不自已也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惟陛下深思此言常以逸豫為戒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論弭咎徵宜開言路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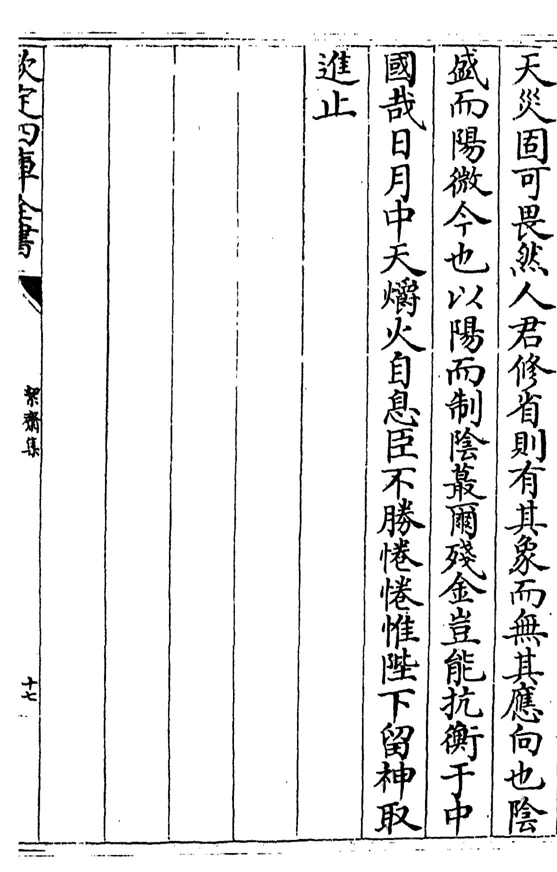
臣恭聞紹熙二年仲春月朔疾雷震驚繼以大雪光宗皇帝惕然祗懼越六日詔侍從臺諫兩省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以聞一時忠臣良士獻言者甚衆當時急務莫不上達可謂有應天之實矣咎徵雖形邦本自

固姦宄不作疆埸不聳豈非變災為祥之明驗歟今陛下寛仁恭儉不敢荒寧畏天之心亦已篤矣迺正月二十四日氣令甚燠及夜過半天大雷電發于都邑二十六日霰集不止通夕飛雪積于平地久而後消夫雷乃發聲蟄蟲啓户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為害也而作于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不宜積而積陰盛而陽微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

故哉蓋自殘金竄伏汴都陛下不忍拒絶仍與通好羣盜之歸附者拒而不納流民之逃死者卻而不受故此曹皆惟我是怨而金人以我為怯糾合羣怨致死于我侵犯王略無時無之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于垂亡之國辱莫大焉其可以不自奮發乎虞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克圖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以破外裔之膽此所謂奮發也臣不暇遠引

姑以近代之事明之金亮之犯淮也兵力甚强自謂長江奄忽可渡我高宗皇帝曾不少慴下詔親征敷奏其勇而益内修政事王繼先醫術之精罕見其比所以保衛聖躬者也臺諫力排其姦而籍其家貲劉婕妤寵冠後庭中外所知也一言救解繼先則斥之不旋踵張去為閹官之長驕横久矣亦以臺諫之言而投諸散地此三事者皆行于金亮犯境之日敵勢雖暴而聖斷赫然此國威所以復振而金亮所以遂却也人主之所為不

必屑屑于細故惟能舉二三大事足以聳動天下者奮發而力行之則尊居九重而威震六合反覆手掌之間爾雷雪之變人皆以為陰盛陽微之故此乃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以威輔德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其可不仰體天意歟光宗親遭此變敷求讜言陛下必欲消變致祥亦宜開忠直之路以通天下之情古者孟春之月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求之如此之切蓋不如是無以聞已過而修闕政也



天災固可畏然人君修省則有其象而無其應向也陰盛而陽微今也以陽而制陰蕞爾殘金豈能抗衡于中國哉日月中天爝火自息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取

進止

絜齋集卷三